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二編

林慶彰主編

第47冊

高攀龍理學思想之研究（下）

陳美吟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攀龍理學思想之研究（下）／陳美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4+20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47 冊）

ISBN：978-986-254-687-1（精裝）

1.（明）高攀龍 2.學術思想 3.理學

030.8

100016212

ISBN-978-986-254-687-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四七冊

ISBN：978-986-254-687-1

高攀龍理學思想之研究（下）

作 者 陳美吟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十二編 55 冊（精裝）新台幣 9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高攀龍理學思想之研究（下）

陳美吟 著



目

次

上 冊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材料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高攀龍之生平與學思歷程 9

第一節 高攀龍之生平 9

第二節 高攀龍之學思歷程 12

第三章 浩然之氣 23

第一節 天地之先惟斯一氣 23

一、天地之先惟斯一氣 23

二、氣與理之關係 35

三、元氣與形氣之關係 39

第二節 天地間渾然一氣 42

一、天地間渾然一氣 42

二、浩然之氣剛健中正純粹 59

三、太和之氣 62

第三節 易即心體 69

一、易昭昭於吾前 69

二、生機流行即易 74

三、仁是生生之理 79

四、感應無端息息造命 84

第四節 理是氣之條理 89

一、理是氣之條理 89

二、人心之體即天之體 95

三、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 98

四、天理即至善 108

五、生民不可須臾離 117

六、遊魂不滅忠義不滅 121

第四章 浩然之氣即性 131

第一節 湛然太虛即天 131

一、在天爲氣 131

二、六合內外皆天 136

三、仁即天 145

第二節	性即天	153
一、	有條有理在人爲性	153
二、	性者生理	160
第三節	氣質之性即爲天地之性	165
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165
二、	性有萬殊者形而已	171
三、	仁義禮智人與物一	182
第四節	性善實證	189
一、	善洋洋乎盈眸	189
二、	以善即性	194
三、	性即人倫即庶物	206
第五節	即形即性即性即形	215
一、	即形即性即性即形	215
二、	仁者莫妙於人己之間	223

下 冊

第五章	渾身是心	231
第一節	至虛至靈在人爲心	231
一、	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	231
二、	氣之精靈爲心	234
三、	心體便是易	236
第二節	六合皆心	244
一、	皮毛骨髓及六合內外皆天	244
二、	身心自相依倚	249
三、	取諸己者力所及	255
四、	忠信只是人的真心	260
第三節	呈天之體顯天之用	264
一、	聰明恭重者性	265
二、	本然之天明	274
三、	在人身爲天聰天明	278
第四節	人心道心非有兩心	282
一、	黏於軀殼與發於義理	282
二、	心性不是兩箇	288
三、	聖人精一之心	291
四、	心之所統乎性情	294
五、	天命本體則常發	298

第六章 物融為知	305
第一節 格物格至善	305
一、安妥即是格物	305
二、物有萬而理則一	310
三、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	316
第二節 喜怒在物不在己	321
一、我之體即物之體	321
二、物融為知性不累於物	326
三、日用之間物還其則	329
第三節 知到自然力到	335
一、識仁只在此識	335
二、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約	342
三、知而行在行而知亦在	349
第七章 變化氣質	357
第一節 七情好善而惡惡	357
一、天理自然通暢和樂	357
二、天地之性非學不復	360
三、賦質各別成德亦殊	364
第二節 仁義良心便是浩然之氣	367
一、志帥氣者	367
二、集義即氣	371
第三節 靜時與動時一色	377
一、心無一事之謂敬	377
二、靜時與動時一色	382
第四節 修有萬殊悟為一本	388
一、居敬窮理只是一事	388
二、大學修身為本即中庸天下大本之本	393
三、養德養身是一件事	402
第八章 結 論	407
第一節 高攀龍之思想特色	407
第二節 高攀龍之學術價值	410
參考文獻	417

第五章 渾身是心

第一節 至虛至靈在人爲心

一、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

從古聖人未曾說氣，至孟子始說浩然之氣，始說夜氣，是最喫緊，何也？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爲性。〔註1〕

高攀龍認爲從孟子才開始談「氣」，而孟子「浩然之氣」是最「喫緊」的，因爲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所以高攀龍認爲天地間主體爲「氣」，亦爲張載所謂「虛空即氣」。由此可知孟子「浩然之氣」與張載「虛空即氣」皆是儒家以「氣」爲本體之代表。「氣」與「心」之關係爲何？「氣」之特色爲「至虛至靈有條有理」，而「心」承其「至虛至靈」之特色。如吳廷翰云：

人生而有心，是氣之靈覺，其靈覺而有條理處是性。〔註2〕

由此可知高攀龍藉此點出孟子「浩然之氣」與張載「虛空即氣」之「氣」爲「心」之主體。故「心」之本原來自「氣」。高攀龍云：

〔註1〕 高攀龍：〈講義·牛山之木章〉，《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四，頁405。

〔註2〕 吳廷翰：《吳廷翰集·吉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卷上，頁22。

箴曰：天地之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爲至貴，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寅直乃性真體。其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旦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於命。〔註3〕

高攀龍再一次強調「天地之先，惟斯一氣」之觀念，此一氣「萬有大生」，故「一氣」即生化天地萬物之主體，由此可知「氣」乃天地萬物最終之本原。高攀龍認爲「人生於寅」，此意指高攀龍認爲「一氣」生化人之初之狀態即稱作「寅」。

而「寅」之意爲何？高攀龍云：

寅在一元則人物開闢，在一年則三陽交泰，在一日則平坦清明，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則直矣，直則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寅、非直、非清，故曰：爲寅直，爲清惟者，爲此真體，更無纖塵。惟此真色更無纖染，此人心所合天德也。有訣焉，伊尹稱湯昧爽，丕顯昧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坦之氣，平坦者，昧爽也。真心莫顯於此。於此悟入，則作聖之基；於此混過，則負天之牖。聖人言寅直微矣哉。〔註4〕

前有言「一氣」爲天地萬物最終之本原，故「一元」即指「乾元」生生創物之最初狀態。高攀龍言「寅」是「一元」之「人物開闢」之最初狀態；若以「一年」中論之，「寅」則是「三陽交泰」之時。如以「一日」視之，「寅」是一日中最「平坦清明」之時，其即「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之「真敬」之狀態。因高攀龍有云：「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註5〕因此「寅」即是指「心」之最「湛然、寂然」之「敬」的狀態。高攀龍又言「孟子亦曰平坦之氣，平坦者，昧爽也。真心莫顯於此。」高攀龍認爲「平坦之氣」即伊尹稱湯之「昧爽」之意，而「丕顯昧爽者」即

〔註3〕 高攀龍：〈寅直說〉，《高子遺書·經解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三，頁367。

〔註4〕 高攀龍：〈寅直說〉，《高子遺書·經解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三，頁367。

〔註5〕 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33。

是「寅」，故「寅」即指莫顯乎「平旦清明」、「昧爽」之際之「真心」。故高攀龍言「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其意指「寅」即如嬰兒「至靜至虛」之「心」其「靈」之狀態。然而因為「寅」之「心」由「一氣」所創生，故可以「氣」來「直上際下」溝通天地，達到「蟠與天無極」之境地。而高攀龍又言「人爲至貴」，人即是萬物中最爲尊貴，爲何人得以如此？如高攀龍所云：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清明明，循理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得他昏昏逐逐，隨物流轉，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不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箇庶民，不知已是箇禽獸，於此瞿然，發箇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余謂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人取諸己，而足也，因爲題此請正。〔註6〕

高攀龍明白指出「人爲至貴」之因與「人禽異處」只在於「一點靈明」之「本心」。孟子亦云：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也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心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爲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已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註7〕

孟子亦明白指出「人禽之辨」幾希，人禽幾希之異只在「平旦之氣」之「仁義良心」上，此即高攀龍所言「一點靈明」之「本心」。因此高攀龍言「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人取諸己，而足也。」高攀龍有云：「一靈者，萬古之物也。一靈者，天地所以生生也。」〔註8〕高攀龍認爲「本心」之「一靈者」即是天地所以生生之「萬古之物」。而「萬古之物」生生之「一靈者」爲何物呢？

高攀龍又言：「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卻是箇活鬼神。倏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之爲而爲，非鬼神而何。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

〔註6〕高攀龍：〈書張汝靈扇〉，《高子遺書·題跋雜書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十二三，頁717。

〔註7〕朱熹：《四書集注·孟子·告子上》，（台北，世界書局，民國86年3月），卷六，頁369。

〔註8〕高攀龍：〈浦震宇先生七十序〉，《高子遺書·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九下，頁589。

於中，而諸邪不能入。」〔註9〕高攀龍明白指出「人之靈」即「天地之靈」之生物不測之「活鬼神」。高攀龍言「活鬼神」之因，是爲了與人死後之「鬼神」有所區別。高攀龍云：

費隱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聖人只於彝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無臭之可，即人以爲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妙。顯之微者，人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註10〕

朱注《中庸》章句云：「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註11〕而高拱亦云：蓋天地之化，萬古流行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但其機隱微難識，惟是水流不息，最爲易見。〔註12〕

高拱以爲天地之化無一息停止，而其「體」隱微，其「用」可見，如水之川流不息。高攀龍認爲天地間形色色之萬物皆由生物不測天地之靈之「活鬼神」所創，前高攀龍有言：「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人取諸己，而足也。」故聖人知曉己身之「一靈者」即隱微之「天地之靈」之「生生」的萬古之物，因此在彝倫日用中盡道其間，則「一靈者」之用顯。但因「人之靈」生生不測在彝倫日用中乃「無聲無臭」，故常人不識，高攀龍舉人所畏懼之「鬼神」，藉此來告知人們，並說明「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其生生表現是何等神妙之物而不可預知。

二、氣之精靈爲心

心者，人之神明。即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夫人不知自心之爲鬼神，而恒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爲不善，是畏刀鋸鼎鑊，而不敢蹈之，死而生之也。〔註13〕

高攀龍明白指出「心」即人之「神明」如天地之靈之「鬼神」生物無測，故

〔註9〕 高攀龍：《高子遺書·會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五，頁416。

〔註10〕 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39。

〔註11〕 朱熹：《四書集注·中庸》，（台北，世界書局，民國86年3月），頁32。

〔註12〕 高拱：《高拱論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7月），頁357。

〔註13〕 高攀龍：〈書玄帝訓言後〉，《高子遺書·題跋雜書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十二，頁711。

「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但是「人不知自心之爲鬼神，而恒畏鬼神」，因此高攀龍才說出「人之靈」之「心」即是「天地之靈」之「活鬼神」，告知人們，人之「心」是可以生生不測表現之「活鬼神」，故高攀龍曰：「心者，人之神明。」高攀龍有云：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思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註14〕

由前可知「人之靈」即「天地之靈」之生物不測之作用，而「天地之靈」之所以生物不測，其主體在於「一氣」生生之「易」。「人之靈」之「心」又由天地萬物之本源之「一氣」所生，因此「人之靈」之主體即「易」，所以高攀龍曰「心體」即「易」。而「易」之創生萬物乃「無思無爲」，不爲何而作爲。因此「人之靈」之「心」即具有此無思無爲，生生不測之特性。高攀龍云：

吾嘗謂天地間惟生機相摩相盪，爲不可致思，故鳥之伏卵、木之接枝，或同氣而運於各質，或異質而聯其一氣，所謂摩盪之神，聖哲所不得而知也。〔註15〕

由此可知如「易」之無思無爲之心體，即指「一氣」創生萬物之「摩盪之神」，亦爲「天地之靈」之「活鬼神」。所以心體即「一氣」生生之「易」所不可致思之「摩盪之神」。如孫應鰲云：

天地之德，元屬之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渾然，唯此元氣也。故曰乾元，曰坤元。元氣之成象爲日、月，元氣之運行爲四時，元氣之變化爲鬼神，元氣之虛靈者之在人者爲心。〔註16〕

孫應鰲明白說出「元氣」之「易」其生生變化之「鬼神」，即爲氣之虛靈者，而此虛靈之鬼神在人者爲心。如高攀龍所云：

學者將凡情聖解盡情捨去，放他自然明覺出來，日用間聽其分別是非，應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覺何物也？索之無朕，究之無象，執之無迹、無思也。而自來其來也，又不能無思無爲也，而自至其至

〔註14〕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41。

〔註15〕高攀龍：〈薛少泉翁先生七十序〉，《高子遺書·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九下，頁590。

〔註16〕孫應鰲：《淮海易談》，《陽明學研究叢書·孫應鰲文集》，（貴州，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19。

也，又無不可爲神矣哉。請觀日用常行內，誰號天下太極，真以此讀聖賢書，不爲尋行數墨矣。〔註17〕

高攀龍明白指出心將「凡情聖解盡情捨去」之寂然、湛然「明覺」之「心」，此即「易」之索之無朕，究之無象，執之無迹，無思無爲之「神」。而高攀龍藉由解釋心與氣何以別之？說明「心」之所從來？其曰：「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註18〕高攀龍指出「氣」是充塞天地者，「心」是「氣之精靈」，而人之心體即是「一氣」之易生物不測之「摩盪之神」，而易體之「摩盪之神」即「氣之精靈」凝聚在人者之「心」。高攀龍云：

易者，象也。乾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乾之象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謂也。六十四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皆此也。以此自強不息則謂之乾，以此厚德載物則謂之坤。非此而更有何者，而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爲一像也。〔註19〕

高攀龍云：「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即易體也。」〔註20〕高攀龍認爲人之心體即是「浩然之氣」藉由生生自強不息之「易體」之生道之過程，將氣之「精靈」凝聚在人身者，爲其「心」，故人之心體即具「易」之無思無爲、靈明不測之生生「神」用。

三、心體便是易

希顏問易。先生曰：易即人心。今人有以易書爲易，有以卦爻爲易，有以天地法象爲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註21〕

〔註17〕高攀龍：〈書秦開陽扇〉，《高子遺書·題跋雜書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十二，頁417。

〔註18〕高攀龍：《高子遺書·會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五，頁414。

〔註19〕高攀龍：〈大象〉，《高子遺書·經解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三，頁370。

〔註20〕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41。

〔註21〕高攀龍：《高子遺書·會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

高攀龍前所言爲「心」之本原與定義，而「心」即「易」生物不測之「神」，在現實氣化世界中，有何表現與作用？高攀龍先強調「易即人心」，因爲「易」與形氣之人其「心」之主體的本質皆爲「一氣」，所以「易」與形氣之人「心」在「一氣」層面而言，可以相通。因此天地萬物之本原之「一氣」乃是一實有之創生主體，「易」之生物不測即氣化流行之表現。而人之「心」即形氣之人直承「一氣」之「易」參贊天地化育之作用。高攀龍藉此說明其學問特色是不離形氣世界，不空談氣化世界以外之形上層面。因此高攀龍認爲當時人將「易書」、「卦爻」、「天地法象」當作「易」，這是「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此「易」與形氣人身、心是不相交涉，若如此即不符合前所言「易即人心」之大肯定。因此高攀龍言「心體便是易」。而高攀龍又言「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此意爲何？《高子遺書》云：

彥文曰：近日吳觀華先生講繫辭，謂聖人作易，總只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然。彥文問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註22〕

高攀龍認爲聖人作「易」乃是要說明「人能變化」，而人能變化之因，在於人有「人之神明」之「心」。因爲前有言「人之靈」即「天地之靈」，故人之「心」即「易」之「摩盪之神」，故具有生生不測之神用。因爲氣化世界森羅萬象，人所面對之客體無限，因此人須應對不同狀況，所以人具有「氣之靈」不測「神明」之「心」，才能解決「人能變化」此重要之人生課題。高攀龍又言「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由此可知高攀龍認爲夫子之「用易之方」在於前所言「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何謂易之「體」與「用」？高攀龍云：

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真窮源矣，然猶未也。此中何從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氣而已，易曰：天地氤氲，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勢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和此而已。已有這體，方有

72年），卷五，頁417。

〔註22〕高攀龍：《高子遺書·會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五，頁418。

這用，故能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

學問迷源只做得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辯學則須開眼，

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註23〕

高攀龍言「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勢未動，純是此體」，因此其說明人之「心」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狀態，但因爲「中」之本原來自「太和之氣」，而「太和之氣」即是「天地氤氲」之「易體」，所以人之「心」之「中」之狀態即易之「體」。高攀龍云：「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即易體也。」〔註24〕此即呼應前所言「浩然之氣」乃「至虛至靈在人爲心」，此「氣之精靈」之「心」乃透過「易體」生生作用而來。高攀龍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由此可知人之「心」發而中節，不失此「體」之「和」，則爲易之「用」，此亦即前所言「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之意。有「易」之「心」之「體」與「用」就可以「動靜」不失其「和」，此即高攀龍所言「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聖人具有此「中」之「精一之心」之「體」，故將人變化之「動靜」表現「無過不及之差」，此亦爲「發而中節」之「和」。而高攀龍曰「一切學問不過保和此而已」，其以爲常人所以願學孔子等聖人，是爲了保和此「心」之「中」之「體」，在表現「動靜」之「用」時，可以無過與不及，呈現出「和」之「用」。前有言「心之『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而何謂「心」之「變易」？高攀龍又云：

變易者，存乎時；不變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

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

〔註25〕

高攀龍明白指出心之「不易」乃存乎「道」，高攀龍指出「道」即人之「神」，而「神，一也」，故「一」之「神」即前所言聖人「精一之心」。其又言「迹者，神之著也。」所以「迹」即人之「神明」其「變易從道」之「易之用」的表現。再者，「心」之「變易」者，存乎「時」，而何謂「時」？高攀龍又云：

〔註23〕 高攀龍：〈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高子遺書·講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四，頁392。

〔註24〕 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41。

〔註25〕 高攀龍：〈東林志序〉，《高子遺書·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九上，頁558。

動靜者，時也，聖人以動靜不失其時爲良，不偏言靜也。濂溪周子獨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所謂靜以不易者言，是故於君爲仁，於臣爲忠，于父爲慈，於子爲孝，於夫爲義，于婦爲順，於兄爲友，於弟爲敬，於友爲信，不易也。是故在貌爲恭，在言爲從，在視爲明，在聽爲聰，在思爲睿，不易也。是故人此爲仁，宜此爲義，履此爲禮，知此爲智，實此爲信，不易也。聖人之任萬物之縱橫變化，不可揣量其一，於是而不易，如五嶽之各居其方，四瀆之必赴於海，莫能撓之是之謂「中」，是之謂「正」，是之謂「靜」。

故曰易有太極。〔註26〕

高攀龍認爲「時」即是前所言「心體」之「動靜」變化。「良」是指心有所止之意，而非「靜止」之意。高攀龍言「聖人以動靜不失其時爲良，不偏言靜也。」此即前所言「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之意。因爲聖人具有「精一之心」之「體」，故有「動靜不失其時」之「用」，而「精一之心」之「體」即是所謂「中」，「動靜不失其時」之「用」即表現動靜無過不及之差之「和」。高攀龍說明「時」與「體」之觀念，其云：「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即時也。云時者，無時而不體，時即體也。戒謹恐懼，即時即體也，爲物不二者也。」〔註27〕高攀龍認爲「時」與「體」之關係乃「體即時」、「時即體」，高攀龍以「易」之「不易之易」、「變易之易」與「心」之「中」、「和」關係表示之，所以高攀龍「時」與「體」之觀念，如近代學者牟宗三先生所謂「即存有即活動」〔註28〕之意。

若就「易」之「不易」與「變易」而言，「不易」即寂然不動之「體」，此言「太極」；「變易」即感而遂通之「用」，此乃言陰陽不測之「神」。就「心」之「不易」而言，心之「不易」者爲「道」，而高攀龍言「道」即「須臾不可離」之「性」。如高攀龍言：「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臾離性之人，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註29〕心之「變易」者乃是與「天地之靈」相同之「活鬼神」，此

〔註26〕高攀龍：〈靜菴華翁七十序〉，《高子遺書·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九下，頁588。

〔註27〕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39。

〔註28〕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5年2月），第一冊，頁61。

〔註29〕高攀龍：《高子遺書·筭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二，頁347。

即人能「變化」、「動靜」表現之因。而高攀龍言「戒謹恐懼，即時即體也，爲物不二者也。」所謂「戒謹恐懼」即是就「心」之「變易」與「不易」而言，即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和此而已」之意。所謂「爲物不二者」是就「易」之「變易」與「不易」而言，所以高攀龍云：「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變易之易是二之也。」〔註30〕高攀龍認爲「天地之化」易之生生作用，若析而言之，則有「不易之易」與「變易之易」之分別。前有言「易即人心」，因此人之「心」亦有「變易」與「不易」之變化。但「易」之「變易」與「不易」皆爲「萬古不易」之爲物不貳，故高攀龍認爲不應該將「易」分別視之爲「易」有「不易之易」與「變易之易」之分，故「易」一分爲「二」。高攀龍此主張即符合其前所言「體即時」、「時即體」之意。雖然，高攀龍認爲「易即人心」，但是其指稱者乃是現實形氣世界的人之心，亦因是「形氣之心」，故會受到現實世界種種狀況影響，而產生「非易之心」的情況。高攀龍云：

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於學，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易則吉，非易則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註於後儒，易註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註31〕

高攀龍前有言「易，心體也，無思無爲」與「易即人心」之意。但是此處高攀龍又明白指出「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此乃表示高攀龍重視現實形氣世界之人「心」之狀態。現實形氣世界人須面對我身內在所具有陰陽比例不同之氣質才性與外在氣化各種樣態之事物，因此「人之神明」之「心」有「敝」之時，如高攀龍云：

人敝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學，學非他也，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還其明，耳本聰還其聰，心本仁還其仁，四體本泰還其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是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敝，人敝而神離，如呼吸之離於體。夫以

〔註30〕高攀龍：《高子遺書·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一，頁340。

〔註31〕高攀龍：〈大易易簡說序〉，《高子遺書·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72年），卷九上，頁539。